

前漢書卷五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

師古曰

魏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

師古曰涉若涉

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嘗給事潁陰侯爲騎

師古曰爲騎者

常騎馬而從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

辭曰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

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

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

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

單韋爲帶無飾也○宋祁曰章帶南本浙本作革帶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

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

重數百姓任罷

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

赭衣

半道羣盜滿山

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

山爲阻故

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師古曰

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

一夫大諱天下響應者陳勝

是也

師古曰諱字與呼同諱也音火故反嚮讀曰響

秦非徒如此也起咸

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

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

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

師古

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爲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

高若於阿上爲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

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

師古曰撓屈也言庭之廣

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撓撓音女孝

爲宮室之麗至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

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



也瀕音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畢盡道廣五十步

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服虔曰作壁如雨道以鐵椎築之

耳師古曰葉令擊實而使隆高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

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

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以督領徒以役曠日十

年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爲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

也合采金石治銅錮其內漆塗其外師古曰錮謂鑄

被以珠玉飾以翡翠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臣瓚曰

異名也被音皮義反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

之後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

服虔曰謂塊塿作冢喻小也臣瓚曰蓬顆猶裸顆小

冢也晉灼曰東北人名土塊爲蓬顆師古曰諸冢之

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願音口果反秦以

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

義師古曰篤厚也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

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

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

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

也冒犯地之礲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礲音口交

反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臯水邊淤地也師古曰猥盛

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

亡而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而死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

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也大雅板之詩

芻蕘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

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雷霆疾雷也音廷

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



師古曰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

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

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宋祁曰震之以威

壓之以重農動也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

不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古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

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

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

警誦詩諫師古曰警無目之人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

比方是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

師古曰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

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

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

而酌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酌者祝餉在前

前漢書卷五十一列傳

祝鯁在後

師古曰鯁古鐘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

鐘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

使直諫

師古曰修身正行者

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

孝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

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

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鑿也

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

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

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

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

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

然而兵破於陳

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

困萬民以適其欲也

師古曰適快也

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

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

什一而籍

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一也爲簿籍而稅之君



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形容蓋帝王

之嘉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

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也罷讀曰疲以下亦同一君之身耳

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師古曰弋繳射

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

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師古曰言人爲怨家家

爲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此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

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

以爲過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統洽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縣石鑄

鍾虞使服輕重如石之在稱也師古曰秦欲平天下法

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鍾虞言其奢

篩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曰篩音篩籥音山爾反自以爲萬

前漢書卷五十一列傳四一中華書局聚

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

湯文武紂世廣德師古曰紂古累字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

三十世者也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世周三十六世秦皇帝曰死而

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

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

二世皇帝者欲以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

後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大各反然身死纔數月耳師古曰纔音財

暫也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

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

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

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

容師古曰道讀曰媮媮引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

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師古曰潰言天



下之壞如木潰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

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

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

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誦

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宋祁曰注文又

言言而見聽南本浙本並無一言字余謂當存二言

字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

言文王以多士之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

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

用之有禮義○宋祁曰禮義下故不致其愛敬則不

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

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

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師古曰言心實憂死則往弔

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

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

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

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

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新古

善也聞謂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亦作述圖

所以昭光洪業休德新古曰圖謀也休美也使天下舉賢良方

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新古曰訢讀與欣同曰將興堯舜之道

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新古曰屬精而

爲潔白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

侍諸吏與之馳馭射獵新古曰馭與驅同一日再三出臣恐

朝廷之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百官之

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

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



廢馬以賦縣傳

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

去諸苑以賦農夫出

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

十者二算不事

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

師古曰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

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

師古曰衣音必

反斷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

下莫不說喜

師古曰說讀曰悅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

天之所以相陛下也

師古曰相助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

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

也

師古曰天下之人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

宋祁曰兔疑作菟

前漢書卷五十一列傳六十一中華書局聚

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

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者

臣不勝

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

王之道

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

歲二月也

夏

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

幸耳

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

古者大臣不媠

師古曰媠狎反音息列反故君

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

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大

臣不得與宴游

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

方正修絜之士不得

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

師古曰方謂廉隅也一則曰方謂廉隅也則

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

師古曰曰稱謂副也如此

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

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

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



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  
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

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是又誦淮南王無大罪宋

祁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爲不善

足以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章下詰責師古

其所上之章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

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令民爲之是與

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畜養也言此其

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

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

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

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

陽奏書諫爲其事尙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

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

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懸

衡天下服虔曰關西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如淳曰衡

此說秦自以爲威力疆固非論平法也又言陳

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至其晚節末

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以叩函谷咸陽

遂危師古曰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

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

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是也音力目反上射

飛鳥下盡伏菟也師古曰覆盡也言上射

奉世曰自胡涉北河以下蘇說最近之陽已知趙連

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師古曰屬連也音



作不止至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

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第辟疆為河間王其長子遂為

復還得河間欲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

王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

之居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燬殺城

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與居

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

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師古曰三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宋祁曰別

怨報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

怨宿怨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

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

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

前漢書卷五十一列傳八中華書局聚

曰越水長沙者陽蓋謬言越先以水軍攻長沙而後還舟侵吳也下文云水章邯是其偽文如此青陽吳

地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

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

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北應劭曰時趙王遂

素事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

王之陰連結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

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

進越益深爲大王患之以錯亂其語若吳爲憂助漢

意焉師古曰蘇說是其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

出流霧雨咸集師古曰襄舉也○宋祁蛟聖王底節修

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底今臣盡智畢議

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精思則無國不可奸師古曰奸音干

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



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

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尚矣

悅大王之行義也說讀曰悅

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鷩

鳥彙百不如一鷩

孟康曰鷩大鷩也如淳曰鷩鳥比諸侯鷩比天子師古曰鷩擊之鳥

鷹鷩之屬也鷩自古累字鷩音愕者耳非鷩也

夫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

未分武力鼎士絃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師古曰絃服盛

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絃音州縣之縣

而不能止幽王之

湛患

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

淮南連山東

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西

謂廢遷嚴道而死於雍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

明矣

師古曰諸謂專諸賁也

故願大王審畫而已

師古曰畫

計也音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張晏

曰據函谷關立為天子諸國聞文帝入關為之寒心散志也求衣夜索衣著不及待明意不安也臣賈曰

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自立天子之後

心戰慄未暇而起師古曰賈說是也

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

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齊儀父也師古深

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古

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武

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師古曰或說是也

劉奉世曰使東牟朱虛東言其東使就王封也而義

父者似謂悼惠而不可考據褒其後故封其子皆為

王封時有幼者故舉言嬰兒也下文自言梁代淮陽

文三子是矣則壤子王梁代灼曰揚雄方言之二子晉

知此或說非也壤子王梁代灼曰揚雄方言之二子晉

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或曰言深割嬰兒○宋祁曰注

土也壤字當上屬也師古曰或說非也○宋祁曰注

文江浙本謂作諱於理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

最切言謂者漫而無統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

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應劭曰仆僵仆也濟北王

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今天

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勤王共反師古曰仆音赴今天

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

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

於朝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

陰有金寶氣鼎其在乎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



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

之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爲雍王

其城破以水灌高祖以水灌兵不留行師古曰言無所收弊民之倦

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水攻則章邯以

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此皆

國家之不幾者也但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

諸侯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也○劉歆曰漢朝之安

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內疑作納是時景帝

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

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

苟合師古曰忼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師古曰介勝

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謂讒孝王怒下陽吏將

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師古曰負迺從

前漢書卷五十一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

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

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為燕丹表可克之北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昂義亦如之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蘇林曰白

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專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

太白為之食昂鼎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將軍夫精變天食昂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

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宋祁曰精字今臣盡

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從吏

訊為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斥王也訊謂鞫問也音信是使荆軻

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

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則其右足武王歿復獻

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也○宋祁曰玉人南



浙本並作玉尹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

張晏曰二世殺之具五刑

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

張晏曰接輿楚賢人陽狂避世師古曰與音弋於反

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

亥之聽

師古曰以謬聽為後後猶下也

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

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鴟夷受子胥沈之江鴟夷楛形師

古曰鴟夷即今之盛酒鴟夷騰

○宋祁曰騰字下當有也字臣始不信迺今知之

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

孟康曰初相識至白

頭不相知○宋祁曰此注未安越本孟康作師古南本初相識作初不相識

傾蓋如故

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

藉荆軻首以奉丹事

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

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齋往師古曰之往也藉假也

王奢去齊之魏臨城

自到以卻齊而存魏

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

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到也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

前漢書

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中華書局聚

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

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度服

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終

死為燕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軀故以為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

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士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

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

以馱馱孟康曰馱馱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珍奇之味師古曰

音決驪音題白圭顯於中山師古曰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也人惡

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

心析肝相信師古曰析分也豈移於浮辭哉師古曰不以浮說而移心故

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宋祁曰南本賢下有愚字衍字不

可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臚腳於宋卒相中山蘇林曰

刑也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應劭曰魏人



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掠答數百拉音折齒師此二  
古曰後入秦為相封為應侯拉摧也音盧合反此二

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

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朋黨之助謂忠信必不可恃也畫

計也音獲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也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

新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為小流也言狄初因蹈雍遂

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又曰江有施河有

雍雍音於龍反服曰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

沈也者欲速不容於世宋祁曰容字義不苟取比周於

朝以移主上之心音師古曰比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

繆公委之以政往應干之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甯戚

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寘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音

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

之以下為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音脛也薄止也音

韓昌黎詩云曼音莫幹反○宋祁曰注文高字合作商

也浙本亦作商作高蓋監本誤刊耳此二人者豈素

前漢書卷五十一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

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

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桓

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蓋桓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孔

也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文穎曰子罕也夫以孔墨之辯

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

銷骨也師古曰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至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

知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師古曰伯齊用越人子

臧而疆威宣師古曰齊之二王諡也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

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並

觀所見齊同也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

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

也叔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



足侔而三王易爲也

師古曰侔等也伯讀曰霸○宋祁曰郭去而字一本爲字下有

比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應劭

曰燕王噲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桓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

古曰說讀曰悅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應劭曰紂創妊者觀

其胎產師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修之故功業覆於天下

師古曰覆猶被也

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

其仇而一匡天下

張晏曰寺人勃鞞爲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袪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

免呂鄰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爲相師古何曰伯讓爲霸下皆類此○宋祁曰注文鄰當作卻何

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

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

師古曰越卒終也

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

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師古曰叔敖三爲楚相而三去之狐丘之封人謂之曰吾聞處

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衆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衆何也叔敖曰吾

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於陵子仲辭

三公爲人灌園其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以

爲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于陵自謂於陵子仲楚

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欲以爲相仲子不

許遂夫妻相與逃而爲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也素謂心所向也墮肝膽

施德厚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無所吝

惜則桀之犬可使吠堯○宋祁曰犬字當從淞蹈之

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盜路本作狗則近古而語直蹈之

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七族要

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爲燕刺客

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

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

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

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

定何人也湛讀曰沈○劉敞曰沈之水也宋祁曰軻

并殺其九族殺則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



化本作荆軻景祐本無荆字按浙本郭本去  
荆字云據注無荆字南本徐鍇亦滅荆字 臣聞明

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闔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

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

張晏曰柢根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囷音去輪反離音力爾反奇音於

綺反一曰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

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

和璧柢怨結而不見德

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瘥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

株樹功而不忘師古曰先游謂進今夫天下布衣窮

居之士身在貧羸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雖蒙堯舜

之術挾伊管之辯師古曰伊管仲懷龍逢比干之意而

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

謂陳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師古曰襲重也

前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古中華書局聚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

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以其制器爲

大小比之於天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爲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

鈞非陶家也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爲人奪其計也○宋祁曰浙本辭作亂故秦皇帝任中庶

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曰蒙下輒加恬字非也以信荆軻而

匕首竊發師古曰匕首短劍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

尚歸以王天下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秦信左右

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何則非因舊故若烏鳥之暴集何則

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師古曰音力全反獨觀乎

昭曠之道也師古曰昭明也曠廣也今人主沈詔諛之辭牽帷

唐之制孟康曰言爲左右便僻侍帷唐臣妾所見牽制矣使不羈之士與牛

驥同皁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皁灑也揚雄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灑曰皁



阜音在早反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

不用己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謂菜也臣

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

行師古曰底厲言其自修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師

曰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紂

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殷之邑今欲使天下

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執之貴師古曰寥

度也脅迫也寥音聊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師古曰回邪也

故反或曰汙曲也音一胡反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掘穴

巖藪之中耳師古曰掘與窟同澤無水曰藪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

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

王求為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

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

爲不可

師古曰建謂立議

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盜上

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

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

師古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

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迺思陽

言深辭謝之齋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

知齊人王先生

師古曰素與相知也

年八十餘多奇計卽往見

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

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

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

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

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

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

之行臣竊爲陛下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鑊始皇

下殿左手接之曰先生起矣始皇非能說其言也迺

自強從之耳

師古曰說讀曰悅

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鷲耳

師古



死也雁少也言纔免於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

乎師古曰安焉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

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

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爲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

爲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

師古曰蓋覆蔽也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

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

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

封爲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師古曰間謂空

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師古曰使令謂

音力愚竊不自料願有謁也師古曰謁告也長君跪

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師古

獨一耳無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盜事卽

前漢書卷五十一列傳 十一中華書局聚

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師古

曰佛鬱蘊積也佛音佛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彘

卯師古曰彘者言其將墮而破碎也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

為之柰何師古曰懼讀曰瞿音居陽曰長君誠能精

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

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如淳曰太后宮

及帝宮也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又有存

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

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師古曰言日欲殺也及舜立

為天子封之於有卑服虔曰音界予之男也師古曰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

陵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

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

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鄧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於鄧屬

屬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鄧屬樂也父讀曰甫般字與班同



也樂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本情而誅扈樂

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縱而不追免其賊

亂之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魯

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師古

曰哀姜莊公夫人也淫於二叔而豫殺閔公齊人殺之于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

權以免其親也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閒

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初吳

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

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景帝聞之以爲首善即立

其子此云不得立嗣者蓋嘗有爲此議者耳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

子齊人公孫攬謂濟北王曰師古曰攬音俱略反臣請試爲大

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攬

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

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

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

而裂如田字也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

也音胡旦反

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

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以爲亂逆也但假權許吳

以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

變難而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

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自全故

堅言於吳也○宋祁曰徐錯改云作亡子謂云義安

改不須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墜昔者鄭祭

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

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

生昭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以女妻莊公而

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

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言足脅

於大國苟順其心欲以全昭公也祭音側界反○宋

本無也字也邵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鄉讀曰

顯見謂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張晏曰歷過畢

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音子容反



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毆白徒之衆

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也毆與驅同

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

跬步獨進

師古曰半步曰跬音空參反

宋祁曰跬步獨進一作行義直可行

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

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

師古曰區小貌也

謂誠一矣

於上脅肩低首彘足撫衿

師古曰脅翕也

使有自悔不

前之心張晏曰悔不與吳西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

者疑之臣竊料之

師古曰料量也

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

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

師古曰抵至也攘袂也袂衣袖

也攘袂猶今人云掉臂耳

於骨髓師古曰淪入也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

前漢書卷五十一列傳

前一中華書局聚

前一中華書局聚

前一中華書局聚

前一中華書局聚

日維孝王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

坐徙封於淄川也

○宋祁曰姚本及越本並無也字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

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

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

侯

師古曰聚邑也音才喻反

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

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

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不絕三光之明也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

避重誅以直諫

師古曰言父子則事無遺策功流萬君臣其義一也

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

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

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

也馬方駭鼓而驚之

師古曰駭亦驚也鼓擊鼓也

係方絕又重鎮



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

出間不容髮

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其微切甚急也

能聽忠臣之言

百舉必脫

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土活反

必若所欲爲危於桑卵

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

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

師古曰敝盡也究竟也

不出

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桑卵之危走上天

之難

師古曰走趨向之也音奏

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

○宋祁曰

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惑也無以爲王三字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

卻背而走

師古曰背內反

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

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欲湯之滄

鄭氏曰音悽愴之愴寒也

○宋祁曰注文須複文爲訓故必待

滄字乃足

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

師古曰炊謂爨火也不如絕

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

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

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

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

非由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爲不曉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胎服虔曰基

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師古曰納猶藏也何泰山

之霽穿石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爲

也言鹿盧爲綆索久鏤斷井幹也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井上四交之幹統古綆字

索所契傷也繩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以爲

也音口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

曰靡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

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

自小小以至大數則有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師古

也直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



謂古曰如葉言若葉之生牙也搔據其未生先其未

謂抓也搔音索高反抓音莊交反

形也磨礪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師古曰礪亦磨也底柔石也厲

皂石也皆可以磨者礪音礪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

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卽位御史

大夫鼂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

反舉兵西鄉師古曰鄉讀曰嚮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

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是後入以吳事寓言爾故言

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邛笮武帝始曰昔者秦西舉

通此已云南距羌笮之邛笮益知其非

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榆關也今南距羌笮之

塞師古曰笮西南夷也音力各東當六國之從師古

音子六國乘信陵之籍孟康曰魏公子無忌號信陵

容反君無忌嘗總五國却秦有地

前漢書卷五十一列傳

也資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

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

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

戎狄之義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羌狝此其與秦地相

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衆百倍於秦今

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

國之大小以爲吳禍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爲禍也此臣所以爲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師古曰音私反譬

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師古

也蚋音芮又音人悅反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

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公以

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

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



於中國

謂解在東南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

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

府

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如淳曰東方諸郡以封王侯不

以封者二十四耳時七國謀反其餘不反者十七也

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

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輸雜轉粟西鄉陸行

出貢賦入於天子猶不如吳之富也

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須如淳曰言漢京師仰

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

名也有吳太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鄉讀曰海陵縣

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

服虔曰吳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宋祁曰注文吳苑字下嘗有也字

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

朝夕為池也師古曰三輔黃圖未央宮有也字深壁高壘

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

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晏之處踰今大王還兵疾歸

天子也○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

前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三十一中華書局聚

尚得十半

師古曰十分之中可糞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

不然漢知吳之

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

蘇林曰羽林黃頭師古曰鄧通以權船為黃頭即蘇說黃旄於其端也師古曰鄧通以權船為黃頭即蘇說

是也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師古曰饜梁王

飭車騎習戰射師古曰飭與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

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夫三淮

南之計不負其約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

跡晉灼曰齊孝王將闔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樂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

乘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四國不得

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淄川趙囚邯鄲

日漢將鄺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劉奉世曰

按諸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問五十日爾

三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  
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  
守以待吳飢則是未飢以前安得已知齊王殺身與  
四國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詳疑乘書非真事後追加



者或傳之也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師古曰彰著大王已去

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張韓

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

兵而處吳軍之北以距吳非北地良家弓高宿左右

子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

將輕騎絕吳糧道師古曰宿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

屯止於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

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

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

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

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

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

乘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道死師古曰在詔問乘

子無能爲文者後迺得其孽子臯師古曰臯字少孺

乘在梁時取臯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

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

師古曰恭王名也得召爲郎三年爲王使與冗從爭師古

買孝王之子也曰冗從散職也見讒惡遇罪師古曰惡謂冗從家室沒

入臯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得上得

之大喜○宋祁曰得之大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

詔使賦平樂觀善之拜爲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談

笑類俳倡李奇曰談嘲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

文嘯南本作譌後爲賦頌好嫚戲師古曰嫚褻以故

得媒黷貴幸師古曰黷狎也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

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師古曰尊高也武帝春秋二十九迺

得皇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

皇子禰祝師古曰禮記月令祀於高禰高禰求子之

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禰祠而令



事重皇子也皇作祭禮之本皇字下有宋初曰皇受詔所爲皆不從故

也皇爲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

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

馭狗馬蹙鞠刻鏤師古曰蹙足蹙之也鞠以韋爲之

大反鞠音巨大反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

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

臯臯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

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嫫東方朔如淳曰嫫音欺

詆猶刑辟也師古曰詆毀也嫫醜也詆音丁禮反又自詆嫫其文醜骹曲隨

其事皆得其意師古曰醜古委字也骹音被醜骹猶言屈曲也頗詼笑不甚

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尙數

十篇

前漢書

卷五十一

列傳

三

中華書局聚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温舒

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

聯次之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

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

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

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流俗坐法免復

為郡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温舒署奏曹掾

師古曰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

位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

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師古

讀曰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

觀之師古曰繇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

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



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以承天心崇仁義省  
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  
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  
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  
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  
昌邑尊親援而立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然天不授命滯亂其  
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  
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  
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  
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  
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  
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  
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

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

言師古曰過也音一曷反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

鬱於胃師古曰鬱積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

蔽塞師古曰熏氣也音黷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

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勳

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

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繼者不可復屬師古曰繼古絕字屬連也音之

反獄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經言辜罪也

經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辜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今治獄吏則

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師古曰毆與驅同深者獲公名平

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

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

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宋



存以則語緩而迂 江浙本並無以字子謂 太平之未治

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

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飾古曰視

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

周內之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 蓋奏

當之成師古曰當謂 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

是師古曰咎繇作士善聽獄訟故以為喻也 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

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如淳曰媮苟且

權時也 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

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

也議必不入對 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

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

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師古

音弋全反  
曰齋鳴也  
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

山藪臧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諾師古曰春秋左氏傳

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諾取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善

御下亦嘗忍恥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

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

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

天亡極天下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久無窮極也上善其言遷廣陽

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內史舉溫舒

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

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師古曰求焉卒

而隨使至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

罷歸故官師古曰以其言無可久之遷臨淮太守治

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爲漢厄



三七之間

張晏曰三十七年也至平帝崩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

年

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

師古曰永上書所謂

涉三

七之

節絕者也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温

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為有後

師古曰臧

孫達魯大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郟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

諫之以

賈山自下廟上

孟康曰廟謂剗也蘇林曰廟音

工來

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

也

路温舒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

師古曰謂子孫為大官不

絕

前漢書卷五十一

前漢書

書

卷五十一

列傳

三

中華書局聚





前漢書卷五十一考證

賈山傳嘗給事潁陰侯爲騎○胡三省曰潁陰侯灌嬰也騎者在侯家爲騎士

又言柴唐子爲不善足以戒○臣召南按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反見淮南王傳此文應云柴武子疑唐字訛

鄒陽傳城陽顧于盧博注濟北王治處○臣召南按地理志盧縣濟北王都博縣則濟北屬縣耳注當云盧博濟北地

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注文潁曰子冉子罕也○臣召南按子冉史記作子罕故文潁以爲一人顧炎武曰子罕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另是一人文潁注非也又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史記作齊用越人蒙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注蒙者庶子名也○顧炎武曰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爲先言於秦王非蒙恬亦非蒙名傳文脫嘉字耳

枚乘傳枚乘復說吳王○顧炎武曰上云吳王不納  
乘等去而之梁此云復說吳王蓋吳王舉兵之時  
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復說也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注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淄川  
王也○臣召南按濟北係濟南之譌

路温舒傳元鳳中廷尉光注師古曰光解光○臣召  
南按此李光也公卿表李光以元鳳六年爲廷尉  
四年免師古以成哀間解光當之非是

前漢書卷五十一考證

氣平情

廷太守

文官榮

廷太守

廷太守

廷太守



前漢書卷五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竇田灌韓列傳第二十二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師古

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喜賓客也師古曰喜好孝文時為

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

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是時

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師古

音千庸反○宋祁曰浙本傳字下有於字太后驩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

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

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

也字下有有儒亮以為嬰素忠謹氣高不以官業為重余按師古注例無何儒亮此其誤寫數因病

前漢書卷五十二 列傳 中華書局聚

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孝景三

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師古曰宗室帝

竇總謂帝外家也以吳楚之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

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

讓邪迺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盜爰布諸

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師古曰廊

也廡門屋也音侮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師古曰財與裁同

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

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

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四年立栗太

子師古曰栗太子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

能得下宋祁曰爭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宋

祁曰鄧本無藍字居下着點越本作屏居田南山數



月諸寶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迺說嬰曰能

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

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

閒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閒處猶言私處也祇加懟自明揚主之

過師古曰祇適也懟怨怒也祇音支其字從衣懟音直類反有如兩宮奭將軍師古

也奭怒貌也音赫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嬰

然之迺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寶太后數言

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師古曰愛猶惜也

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

瞻師古曰沾沾輕薄也或音他兼反今俗言薄沾沾喜音許吏反易音弋岐反○宋祁曰浙本注瞻作瞻

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田蚡蘇林曰蚡音颯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

寶嬰已爲大將軍方盛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

嬰所跪起如子姓

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

及孝景晚節蚡

益貴幸

猶言末時也

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孟諸書

應劭曰黃帝史孔申所作也凡二十九篇書盤孟中所以為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盤孟

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者也音灼曰案藝文志孟說是也

王皇后賢之孝景

崩武帝初卽位蚡以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

蚡新用事卑下賓客

音胡下

進名士家居者貴之

晉灼曰滯在里巷未仕者欲以傾諸將相越而勝之也

上所填

撫多蚡賓客計策

如淳曰多薦名士得進為帝畫計策也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

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卽上以

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

相尊等耳

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

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

風上

師古曰風讀曰調

於是迺以嬰為丞相蚡為太尉藉福



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

新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方今

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

能兼容則幸久

師古曰兼容謂不能嫉惡人令其怨也

不能今以毀去矣

○宋祁曰江南本能作然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

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

師古曰推轂謂升薦之若轉車轂之爲也

迎魯申

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

服虔曰除關禁也索隱謂除關門之稅

以禮爲服制

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

以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

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

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

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

說

師古曰滋益也說讀曰悅

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

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邪迺罷逐趙綰王

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

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

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執

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也音胡孟反六年竇

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

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

侯愈益附蚡也猶言郡國耳蚡為人貌侵生貴甚

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

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蚡以

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

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

屈節而下己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

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吾

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



曰遂取武庫是後迺退

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謂故謂

武庫何不遂取也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

師古曰自處尊位也鄉讓皆曰嚮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

音女橈曲也由此滋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甲諸第師古曰言

最也以甲乙之次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

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曰屬逮及前堂羅鐘鼓立曲

旃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簪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

云旃旗曲柄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

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奏進也而嬰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

勢諸公稍自引而怠驚師古曰驚與傲同唯灌夫獨否師古曰

南本否作不顧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父張孟常爲穎陰侯灌嬰舍

人得幸因進之師古曰進薦也嬰薦孟也○至二千

前漢書卷五十一列傳四一中華書局聚

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師古曰吳楚反時潁陰侯灌

嬰爲將軍屬太尉師古曰潁陰侯是灌嬰早請孟爲

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康曰官主千

侯疆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

法軍是此自說漢何煩以漢別之父子俱有死事得

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

報父仇張晏曰自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

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

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

同又音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師古曰

許宜及音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

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創

少瘳師古曰瘳差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



請復往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迺言太

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

言夫夫爲郎中將劉敞曰當云中郎將否則郎中三將也數歲坐法去

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爲代相武帝卽位

以爲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疆故徙夫

爲淮陽太守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

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師古曰搏以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爲燕相

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爲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不好面諛貴戚諸執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

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稠人廣

衆薦寵下輩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士亦以

此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

前漢書卷五十一列傳五十一中華書局聚

前漢書卷五十一列傳五十一中華書局聚

必也謂一言許人必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  
信之也喜音許吏反

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波池田

園宗族賓客爲權利師古曰波橫潁川師古曰橫音

亦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師古

曰深怨嫉之夫家居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師古曰以

故爲此言也及寶嬰失執亦欲倚夫引

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

通也孟康曰根者根格引繩以彈排攢根格之也師

古曰孟說近之根音下恩反音下各反言嬰與夫

共相提挈有入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

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却爲根夫亦得嬰通列

格○宋祁曰根格二字疑皆從手張晏曰相薦達爲聲

而致於尊重也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

知之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師古



曰從音千容反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

軍迺肯幸臨況魏其侯師古曰况賜也夫安敢以服爲解師古

曰解謂辭之也請語魏其具師古曰具辨具酒食將軍旦日蚤

臨師古曰旦日明旦也蚤古早字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

牛酒師古曰益多也夜灑掃張具師古曰洒音灑又音所寄反至旦平明

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

哉夫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曰夫以服請不宜師古曰不當忘也迺駕

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往夫至門

蚡尙臥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

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

言迺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

蚡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

師古曰徙坐謂移就其坐也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

前漢書卷五十一列傳六十一中華書局聚

而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

師古曰望總也○宋

和曰浙本而去字下更有去字

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執相奪

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蚡

師古

曰謾猶詭也詐為好言也謾讀與慢同又音莫逆反

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

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

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

也

師古曰與讀預預干也

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

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

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

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

師古曰兩家賓客處於中間和解之

夏蚡取

燕王女為夫人

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嘉女

太后詔召列侯宗室

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

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

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



解疆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

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師古曰

如說是也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

曰將軍貴人也畢之張晏曰行酒過之爲已畢如淳

之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觴

嘻強笑也音許其反○劉歆曰夫謂蚡所以不能滿

觴由其貴人時蚡不肯爲盡也行酒次至臨汝侯

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又不避席夫無

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

者爲壽迺效女曹兒咕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

反囁音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孟康曰李廣

西宮爲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蘇林

爲李將軍除道地邪如淳曰二人同號比尊今辱一

何地自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晉灼曰斬頭

安處前漢書卷五十一列傳七一中華書局聚

也坐乃起更衣

師古曰坐謂坐上也之人也更改也凡

稍稍去嬰去戲夫

晉灼曰戲古麾字也師古曰擗麾之令出也漢書多以戲爲麾字

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留夫

師古曰

謂常從之騎也

夫不得出藉福起爲謝案夫項令謝

師古曰

也

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

師古曰戲讀亦曰麾謂指麾命之而

令收縛夫也

置傳舍

師古曰傳舍解在郿食其傳

召長史曰今日召宗

室有詔

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

劾灌夫罵坐不敬

師古曰於大坐中罵詈爲不敬

繫居室

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

前事

師古曰遂竟也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

罪嬰愧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

如淳曰爲出資費使人爲夫請罪也師古

耳非財物也爲讀如本字

蚡吏皆爲耳目諸灌氏

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爲救夫嬰夫

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迕迕也迕音悟



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曰言

不遇失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

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立召入具告言灌夫

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

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

醉飽得過迺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

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因言蚡短蚡

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

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師古曰倡樂人優諧戲者也不如魏其

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

叩視天俛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

仰辟睨兩宮閒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也師古曰

睨晚音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

吾計反當為將立大功也

臣瓚曰天下有變謂因國家變難之際得立大功也師古曰瓚說為是

臣乃不如魏其

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

言其疆盛也荷音何○宋祁曰荷字當從浙本何可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

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以誅也

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

橫恣潁川較轆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較轆謂踏踐之也較音凌轆音郎

反擊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音丕靡反

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

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宋祁曰後字當從浙本作復若作後卽在一時何

容更有前後也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

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賦

小之貌張晏曰僂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駕車不以牝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



隨母也。非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即罷起入上食太后

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

在也。而人皆藉吾弟。藉踏也。曰：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

乎。師古曰：以比魚。且帝寧能爲石人邪？師古曰：言徒

知好惡也。一曰石人。此特帝在卽錄錄。師古曰：錄錄

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師古曰：設上謝曰：俱

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子。姘不然此一

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姘

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安

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爲首鼠兩端？師古曰：秃

官位版綬也。首鼠一前一秃翁也。師古曰：嬰年老又安

國良久謂姘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姘爲

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曰

前漢書卷五十一列傳九一中華書局聚

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

必多君有讓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齟舌

自殺師古曰杜塞也齟音仕客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

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

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所

言灌夫頗不讎晉灼曰讎當也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

百官公卿表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

上師古曰論說其於天子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

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

師古曰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

說非也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獨臧嬰家嬰家丞

封孟康曰以家丞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

日矯詔有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迺聞有



劾卽陽病痲不食欲死

師古曰痲風病也音肥

或聞上無意殺

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

適有飛語爲惡言聞上

張晏

曰蚡爲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根而至也

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

城

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

春蚡疾一身盡痛苦有擊者

諄服謝罪

晉灼曰服音脫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爲呼脫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

兩說皆通諄古呼字若謂啼爲諄服則諄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

上使視鬼者瞻之

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筓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

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爲太

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

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尙誰立哉

師古曰言大王尙不得立當誰立也

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

特爲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師古曰言其賴自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

說鄒田生所師古曰田生鄒縣人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

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

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

由此顯梁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

戲僭於天子師古曰僭擬也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

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安國爲梁使見大

長公主而泣如淳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

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夫前日吳楚

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嚮師古曰從唯音子容反

梁最親爲限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

爲中猶言中國也○宋祁曰一本無難字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

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



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

師古

曰苛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趨入言

警師古曰趨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車

旗皆帝所賜卽以媵鄆小縣服虔曰媵夸好也晉灼

曰媵好也自以車服之好耀邊鄆之邑也師古區馳

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

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

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

曰爲帝言之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宋

而免冠南兄弟不能相教迺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

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

千餘金師古曰更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

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獄吏田甲辱安國安

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師古曰溺居

無幾梁內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漢使使者拜安國

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

官我滅而宗師古曰汝也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

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治卒善遇

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說

欲請爲內史竇太后所迺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

詭羊勝說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

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世曰刺

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爲太子景帝遂

聞詭勝等計畫迺使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漢使

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師古曰索搜月餘弗得

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主尊者臣死



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

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

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

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

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終不

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嫡以一言

過廢王臨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皇子太子栗姬憂死也用

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侵垣何者治天下

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爲虎雖有親

兄安知不爲狼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誅

邪臣浮說師古曰誅誘也音戌○宋祁犯上禁撓明

法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

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

宮車卽晏駕大王尙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

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卽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

皆得釋師古曰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

薨共王卽位師古曰共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卽

位武安侯田蚡爲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

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卽召以爲北地都

尉遷爲大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王恢將兵

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爲丞相安

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

大行王恢燕人數爲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

親率不過數歲卽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

千里而戰卽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

師古曰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



衆不足爲疆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漢數千里爭

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敝執必危殆臣

故以爲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明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張晏曰豪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

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

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

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

甚閔之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

對曰恢字宋祁曰浙本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

其計也致師古曰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

能以擊匈奴況今師古曰北有疆胡之敵宋祁曰王本改

義直不師古曰內連中國之兵然尙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

倉廩常實師古曰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

前漢書卷五十一列傳十三中華書局聚

內爲一天下同任

如淳曰任事也

又遣子弟乘邊守塞

師古曰乘

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宋祁曰又字義轉粟輓輸以當從浙本作人人遣者見天下同任義

轉粟輓輸以

爲之備

師古曰輓車也音晚

引

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

恐之故耳

師古曰不示威令恐懼也

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

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

蓋高如城者數所

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閑暇也投積其蓋若營壘也

平城之

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

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

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

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

宋祁曰浙本功作公

故迺遣劉敬奉

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

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鴈門縣常谿谿名然終

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

不可宿

師古曰久留也

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



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

襲禮三王不相復樂

師古曰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目反

非故相反也

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

幾十年

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

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

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

檣車相望

師古曰檣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檣送致其喪載檣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檣音衛

此仁人之所隱也

張晏曰隱痛也

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

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

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

師古曰祖祖廟

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

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

師古曰

曰與讀曰預

非威不能制疆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

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

師古曰不可牧養也

且匈奴輕疾

悍亟之兵也

師古曰悍勇也亟急也音居力反

至如焱風去如收電

師古曰疾風也音必遙反 畜牧爲業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

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

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 臣故曰勿

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

繆公都雍師古曰繆讀與穆同 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

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辟讀亦同 隴西北地

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師古曰竟

讀曰 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 匈奴不敢飲馬

於河置羹糜然後敢牧馬師古曰羹古燧字 夫匈奴獨可以

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

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

留行矣師古曰言無所礙也 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

也師古曰皆言徵召而爲臣也 氏讀曰支盛北自月支以來



管子書名亦見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

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師古曰舍故

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毀

其城也覆音方目反墮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

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也疆弩

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以取喻也

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

毆難以爲功師古曰毆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師古

曰從音子容反衡猶橫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不至謂不及於利不至

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入令其虜獲也

遺音弋季反意者有宅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

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

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以

形逃

師古曰言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

方之士不可以文亂

師古曰今臣

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

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

阻以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

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

陰使聶壹爲間

師古曰間音居覓反

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

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

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視單

于使者爲信

師古曰視讀曰示

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

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

師古曰在鴈門

當是時漢

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

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

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



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

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

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

重音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

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

及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

重也

宋祁曰江

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

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

萬人衆不敵祇取辱

師古曰適也音支

固知還而斬然完陞

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

度廷尉當恢度廷尉當恢

曰通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

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豆謂留止也橈屈恢行

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

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

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

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

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入

乃其後流俗加心耳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迺自殺

安國為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師古曰舍止也

取可止而出於忠厚貪者財利師古曰嗜然所推舉

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宅皆天下名

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

子以為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

於國政也○宋祁曰注文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

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墜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

○宋祁曰古本引字上有奉字上欲用安國為丞相

使使視蹇甚迺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



以師古曰疾數月瘡復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而將軍衛

青等擊匈奴破龍城

○宋祁曰龍當作籠見衛青傳

明年匈奴大入

邊語在青傳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

匈奴遠去卽上言方佃作時

師古曰安國上奏也請佃治田也音與田同

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迺有

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

畜產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

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

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旣斥疏將屯又

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

師古曰冀得罷歸以爲幸也他皆類此

迺益

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壺遂與太史遷等

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倚欲

以爲相會其病卒

○師古曰倚謂杖任之也於倚反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

師古曰謂

馳入吳軍欲報父讎也

而各各顯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

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

師古曰遜順也

蚡負貴而驕溢

師古曰負

也特凶德參會待時而發

師古曰三日參會

藉福區區其

間惡能救斯敗哉

師古曰惡音鳥謂於何也

以韓安國之見器臨

其摯而顛墜

李奇曰摯極也

陵夷以憂死

師古曰陵夷即陵遲也言漸陵替也

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爲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虜

師古曰言自己爲之非由命也

前漢書卷五十二



前漢書卷五十二考證

竇嬰傳字王孫○臣召南按史記無嬰字觀景帝語

嬰王孫寧可以讓耶是嬰字王孫矣

有如兩宮夷將軍○按史記作螿將軍張晏曰螿怒也毒蟲怒必螿人

田蚡傳蚡爲諸曹郎○臣召南按史記無曹字据徐廣注亦不作郎官解又漢初言郎不以曹稱疑此文曹字訛

跪起如子姓○凌穉隆曰史記作如子姪此作如子姓於義雖通究是訛字

王皇后賢之○臣召南按史記作王太后賢之在景帝時祇合稱皇后耳此漢書改訂史記之失

蚡以肺附爲相○肺附史記作肺腑下同

上怒曰遂取武庫○臣召南按史記云君何不遂取武庫此怒語也漢書省君何不三字意遂不期

灌夫傳將軍貴人也畢之○畢之史記作屬之

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注孟康曰李廣爲東宮程不識

前漢書卷五十二考證

中華書局聚

爲西宮○臣召南按孟康注非也漢以長樂宮爲東宮太后居之天子居未央宮在長樂西據李廣傳廣入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是廣衛西宮而不識衛東宮也

嬰東朝○臣召南按史記作魏其之東朝之往也之字似不可省又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此省事字又與長孺共一老秃翁此省老字又嬰迺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此省復字皆不如本文

韓安國傳由此顯結於漢○臣召南按此作一句讀史記云名由此顯句結於漢句意義亦遂不同又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此傳刪可溺矣三字不如本文遠甚唯與王恢論馬邑之計反覆折辨較史記爲最詳

王恢李息別從代○史記作王恢李息李廣此缺李廣

至它皆天下名士○臣召南按史記作郅他則郅姓



他名與壺遂臧固爲三人此傳作至它則非入姓名矣

前漢書卷五十二考證





前漢書卷五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

閔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闕音師古曰闕音烏闕反程姬生

魯共王餘師古曰恭下皆類此江都易王非師古曰易音

法云好更故舊曰易膠西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賈

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

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

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

師古曰務得專實每求真是也今流俗書本云求長長老以是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耳從民得

前漢書卷五十三 列傳 中華書局聚

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

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

加金帛賜

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

師古曰不以千里爲遠而

自致也繇讀與由同○宋祁云加字新添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

者師古曰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

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

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

周官尙書禮禮記師古

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

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具在藝文志其學舉六藝

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

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師古曰造次謂所嚮必行也被音皮義

反造音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

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及詔策

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



反仲文約指明

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他皆類此

立二十

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

師古曰端直治理也

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諡

法曰聰明睿知曰獻

師古曰睿深也通也

宜諡曰獻王子共王

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

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諡者皆類此也

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

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

故姬廉等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

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

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留貴踰垣

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

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

師古曰房陵漢中縣

居數年

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

守請治病死

○宋祁云浙本病字上有元字

立十七年

○宋祁云本七作五

國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

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

是爲河間惠王良脩獻王之

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

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年薨

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閔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爲

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爲臨

江王三歲坐侵廟壩地爲宮

師古曰壩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及鼂錯傳

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

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歛也昔黃帝之子

彙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也

既上車軸折車廢

師古曰廢壞也

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



簿中尉郵都簿責訊王

師古曰簿皆音簿  
反訊問也音信王恐自殺

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

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

國除

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之後  
者以其從太子被廢後乃立爲王也地入于漢

爲南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吳楚反破後

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

音

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不喜辭

師古曰喜許吏反

爲人口吃難言師古曰吃

訖

二十八音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遜

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  
遜與差同猶言貪嗇也

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

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

薨子文王駿嗣

宋祁曰駿疑作俊

十八年薨亡子國除哀帝

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郢鄉侯閔爲王

蘇林曰郢音魚

縣名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  
○宋祁云兩浙本無頃王子三字

王莽時絕恭王初

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時

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

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

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

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

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

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爲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

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

子迺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

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

師古曰倚廬室之次也

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

鄭氏曰淖音卓

說音泥淖師古曰蘇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

師古曰淖音卓



也妹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

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

師古曰冀得立其子爲易王嗣

具知

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

蘇林曰茶音食邪反○宋祁曰浙本注文無反

字云茶音琅邪淳化本郎邪反皆未安

告建淫亂不當爲後事下廷尉

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爲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

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

師古曰易王卽魯恭王同

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遺徵臣書曰國中口與書戒之○宋祁曰恭當作共

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

師古曰籍謂請語也

師古曰籍籍謂請語也

後建使謁者吉

請問共太后

師古曰謂請起居也

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

而王

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

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

齊事乎

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

言吾爲而王泣

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

師古曰斥謂退棄之建

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

師古曰覆

音芳目反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師古曰波讀

名其下亦同云入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舩入波中舩

覆兩郎溺攀舩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

激上之並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師古

死波中也子難妾官名也羸者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

露其形也音來果反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

或髡鉗以鈇杵舂師古曰鈇者錫之不中程輒掠師古

曰程者作之課也掠答擊也或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建觀而大

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

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

交師古曰羝羊牡專爲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

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

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卽復來覆我

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給也不獨死建亦頗聞淮南



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爲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

應爲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號中大夫之名

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

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

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

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莖葛蘇林曰莖音莖細布

屬也服虔曰莖音蒸細葛也臣瓚曰莖香草也師古曰服瓚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莖細布也字本作綬音

千全反又音千劣反蓋今南方簾布之屬皆爲莖也葛卽今之葛布也以莖及葛遺建也珠璣師古

曰璣謂珠之不圓者也音機又音畿犀甲翠羽媛熊奇獸數通使往來

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

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路也後復謂

近臣曰我爲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

死欲爲人所不能爲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

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

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師古曰有司索搜也

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

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

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

正廷尉卽問建師古曰卽就也建自殺后成光等皆

棄市六年國除劉敞曰當云建立六年地入于漢爲廣陵郡絕

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

建弟盱眙侯子宮爲廣陵王師古曰盱音許于反盱音怡奉易王

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爲人賊斃又陰痿師古曰斃

古戾字賊斃言其性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

年以爲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



法師古曰數音所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

所爲滋甚師古曰亦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大半

分之二爲大半一爲少半師古曰比類也端心愠遂爲無訾省蘇林曰爲

也師古曰訾訾省猶今不藉賴忿故爲此顏失之劉府

庫壞漏盡腐財物以鉅萬計終不得收徙師古曰不

置他處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

出入數變名姓爲布衣之宅國師古曰往也相二千石至

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

所以設詐究變師古曰究極也疆足以距諫知足以飾非相

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

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

### 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爲廣川王趙王遂

反破後徙王趙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共

師古曰共讀曰恭足

恭謂便辟也

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

師古曰詭辯也中傷也

音竹仲反

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

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

單衣

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爲單衣

自行迎除舍

師古曰至除舍謂初所

至之舍○宋祁曰當云迎至除舍

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

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

迺上書告之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

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

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卽縣爲賈人權會

章昭

曰平會兩家買讀之賈者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也師古曰卽就也就諸縣而專權賈人之會若今

和布矣權音角會音工外反○宋祁曰權從木從手者非是

入多於國租稅以是

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



治宮室襪祥

作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襪鬼俗也字或

謂鬼神之事也

衣反○宋祁曰襪當作巨衣反

好爲吏上書願督

國中盜賊

師古曰督視察也

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

師古曰徼

謂巡察也

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

師古曰使

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從趙過者也陂謂傾側也音彼義反

久之太子丹與其女

弟及同產姊姦江克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爲

姦甚衆

師古曰椎殺入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推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

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

祖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

師古曰以贖勇敢自贖

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

隆慮公主

師古曰慮音慮

求復立丹爲太子上不許彭祖取

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

淖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諡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

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

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

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

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

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

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于王孟康

曰今是為頃王十一年薨○宋祁曰頃王下子繆王

元嗣二十五年薨○宋祁曰大鴻臚禹奏元前以刃

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

先令能為樂奴婢從死○蘇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

死以殉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

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

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卽位大臣懲

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爲是枉見殺也

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

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

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今或無

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答服

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

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

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參歎師古曰參古累

字累重也歎歎微也音許既反思者不可爲歎息師古曰言聞歎歎之聲則悲思益甚

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

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租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軻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俛首

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爲號

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毋死無以葬見孟嘗君先

君而微吟也如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

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

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

貌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今臣心結日

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

精微也夫衆煦漂山也應劭曰煦吹煦也師古曰漂動

音匹遙反○劉奉聚蠱成雷師古曰蠱古蚊字雷古

世曰煦吐沫也也聚蠱成雷雷師古曰橈曲反是以文王拘於

也朋黨執虎十夫橈椎也音女教反是以文王拘於

牖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

也師古曰烝庶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師古曰身遠

與寡者少黨與也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

先謂素爲延譽也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

輕折軸羽翮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多至令車

羽翮扇揚紛驚逢羅潛然出涕晉灼曰言皆驚亂遇

之故也師古曰潛垂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

貌音所姦反師古曰潛垂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

貌音所姦反師古曰潛垂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



音山  
支反

又

明月曜夜蟲蟲宵見

師古曰宵亦夜也

然雲

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

師古曰布亦散也

昧暗也

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

師古曰雍讀曰

雍雍塞也關猶反讒言之徒蠱生

師古曰蠱生言衆多也一日蠱與鋒同

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鼯不灌

屋鼠不熏

師古曰鼠小鼠音奚

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

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

師古曰言於戚屬爲帝兄

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

張晏曰葭莩葉裹白皮也晉

灼曰莩者其簡中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

輕薄甚也莩音孚張言葉裹白皮非也○宋祁曰顏

以晉說未明故申云莩者簡中白皮以張說爲非以

裏作裏則誤景德本葭莩葉也裏羣居黨議朋友相

爲使夫宗室攢卻骨肉冰釋

師古曰攢卻謂斥退也

刃反卻音

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

師古曰伯

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讎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

而剖其心故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

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築也不脫

衣冠而寐曰假寐永長也疾病也言我中心憂思如發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擣首疾也

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

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曰省減也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

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

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

析弱小云勝爲人樂酒好內師古曰好內就於妻妾也樂音五教反有

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

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

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四十三

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宋祁曰康越本作



據本惡證也。好樂怠政。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

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

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

鄉侯子雲客是爲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

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爲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

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奉靖王後王

莽時絕。○劉敞曰：此倫封廣德王。廣川王後又封廣

按表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王莽時絕則此倫封廣德者誤也。此云廣漢表云漢必有誤。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

有所避。不願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

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

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唐姬。以孝。景前二年

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

前漢書卷五十二 列傳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幸臣所忠等

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志

又告中尉蔡彭祖捕

子明

孟康曰彭祖子名明也師古

罵曰吾盡汝種矣

師古曰王誣彭祖罵明云然

案驗不如王言

○宋祁云浙本案字上有有司字

劾

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

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

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爲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

惠王孫去爲廣川王去卽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

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

畫短衣大袴長劍

晉灼曰成慶荆刺也衛人謂之慶

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

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

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嘗疾姬陽成

昭信侍視甚謹

師古曰陽成姓昭信名也

更愛之去與地餘戲

得褻中刀

師古曰褻古衣袖字

答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

答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

鍼古曰鍼刺也

疆服乃

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

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

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

鍼古曰言其見形令我畏

忌也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爲灰後去立昭

胡電反

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爲

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

常鮮於我

鍼古曰鮮謂新華也

盡取善繒句諸宮人

鍼古曰句乞遺之也

音工反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

鍼古曰若汝也惡謂讒毀也

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

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

鍼古曰袒裼脫衣露其肩背也袒音但裼音錫

又數

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

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爲望卿作歌曰背



尊章嫖以忽

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

聲之轉也○宋祁曰注

文呼舅下當有姓字

謀屈奇起自絕

師古曰屈奇

反其勿

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

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寵信

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

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

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

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

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諸姬各

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椽杙

其陰中

師古曰杙杙音竹角反杙音也椽

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

前殺昭平反來畏我

師古曰令我恐長也今欲靡爛望卿使不

能神

師古曰靡碎也音靡其下亦同

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

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

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

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去刺方領繡服如小

兒御裝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爲方領上刺作繡文王莽傳曰有人著

赤纁方領方領上服也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死咎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

決也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

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

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逆師古曰逆也昭

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

諸姬舍門無令出教師古曰教謂遊戲也使其大婢爲僕射師古

曰大婢婢之長年也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非大置酒

召不得見去憐之爲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聊賴也

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憂哀積師古曰積音拂上不見天生

何益日崔墮時不再師古曰崔音千同反墮音顛願棄軀



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爲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

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爲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

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

易師數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

年漸長大也內史請以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

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戲坐中

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以爲樂相彊劾繫倡闌入殿門如淳曰彊

也相名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爲王教脩靡夫人望卿

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

治望卿前亨煑卽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師古曰死

者尸也次下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

令奴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本始三年相內史

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

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  
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  
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  
以爲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亭煮生割剝人距  
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  
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師古曰仍  
類也重音

直用反

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

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  
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  
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爲戴王文素正直數諫  
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坐晝屋爲  
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晝又海陽  
女弟爲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



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

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瑜爲廣德王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

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

應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戰守備

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

於上最親師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

下有常山王云天子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

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

立之爲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爲膠東

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

賢立十五年薨諡爲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

前漢書卷五十二列傳

古一中學書局聚

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

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瑜爲廣德王

師古曰隄音丁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

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樓車也

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戰守備

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寄

於上最親師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

下有常山王云天子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

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

立之爲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爲膠東

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

賢立十五年薨諡爲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

前漢書卷五十二列傳古一中書書局聚



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  
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  
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  
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  
禁上常寬之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爲王初憲王有不

愛姬生長男梲

蘇林曰音奪師古曰  
音他活反其字從木

梲以母無寵故

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  
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

后以妬媚不常在

師古曰媚亦  
妬也媚音冒

輒歸舍醫進藥太子

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

憲王雅不以稅爲子數

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反

不分與財物

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

收恤稅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

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

如淳曰出服舍也

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

師古曰環繞也音宦

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

師古曰逮張騫也

諸證者

師古曰逮補也

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

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

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

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

除月餘天子爲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

不和適孽誣爭

師古曰適音嫡孽庶也

陷于不誼以滅國朕甚

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真定王子商三萬戶



爲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真定頃王也子烈王

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

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

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子哀王安世嗣十一年薨

○宋祁曰浙本上作十年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

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爲戴王立二十二年薨○宋祁曰浙本

云二年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以聞太后上

書昭帝閔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爲勤王師古曰勤諡也立

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

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

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嘆孔子言哉

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鳩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鳩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前漢書卷五十三



阿莫善卷式十三

種王世文矣

于...谷...而...公...命...十六...

...一...如...人...也...

...不...其...至...下...等...主...以...也...

...以...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不...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前漢書卷五十三考證

河間獻王德傳以孝景前二年立○臣召南按漢代賢王河間稱首史記五宗世家文太簡略自此以下云云並漢書所補也

禮禮記注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臣召南按禮經卽儀禮十七篇禮記七十一子後學所記藝文志所謂記百三十一篇是也戴記在後故師古特解之

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臣召南按儒林傳毛公治詩貫公傳左氏皆爲河間獻王博士並當時所不立于學官者數代以還齊魯韓詩晦而獨存毛公穀春秋微而盛行左獻王之澤遠矣哉

被服儒術注師古云云○胡三省曰顏注非被服者言以儒術衣被其身也

對三雍宮○胡三省曰謂對三雍宮之制度非召對于三雍宮也○臣召南按藝文志有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子剛王堪嗣○按堪史記及本書諸侯王表並作基  
又頌王授表作緩又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表作  
四十七年凡名字數目表傳多異如魯頌王勁表  
作封文王駿嗣十八年薨表作十九年中山懷王  
循表作修廣川惠王越十三年薨表作十二年繆  
王齊嗣四十四年薨表作四十五年常山憲王舜  
三十三年薨表作三十二年安王雍嗣二十六年  
薨表作十六年泗水思王商十年薨表作十五年  
戴王立二十二年薨表作二十年有遺腹子煖表  
作綜

趙敬肅王彭祖傳又使人椎埋攻剽注師古曰椎殺  
人而埋之○顧炎武曰椎埋卽掘塚也新葬者謂  
之埋師古注非

中山靖王勝傳有子百二十餘人○按史記作有子  
枝屬百二十餘人似并孫數之

長沙定王發傳二十八年薨○史記作二十七年又  
戴王庸史記作康王庸 前漢書卷五十三考證

前漢書卷五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

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

大入蕭關師古曰在郡北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

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爲郎而常騎數以侍天子故曰騎常侍

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

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卽位爲騎郎將師古曰爲騎郎之將主騎

吳楚反時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

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

不得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

前漢書卷五十四 列傳 中華書局聚



上泣曰

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曰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温反

李廣材氣天下

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

謂競勝敗也确音

角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匈奴侵上郡

宋祁曰侵上郡監本改

人侵作

上使中貴人從廣

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

勤習兵擊匈奴

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

張晏曰放縱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

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而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

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

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

趣也音走廣曰是必

射鵰者也

文穎曰鵰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鵰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翻可以爲箭羽

影音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

師古曰疾之三人亡馬步行

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

師古曰旁引其而廣

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

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驚

上山陳

師古曰爲陳以待廣也

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

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  
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

師古曰不我擊不敢擊我

也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

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卽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

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

師古曰示以堅

牢令敵意知之有白

馬將出護兵

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

廣上馬與十餘騎

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

師古

曰縱放也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爲漢

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卽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

後徙爲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卽位左右言

廣名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爲長

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

而廣行無部曲行陳

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



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就善水草

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部曲也

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不擊刁

斗自衛孟康曰刁名曰斗以銅作鏃受一斗晝炊飯食夜

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匈奴為治故

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

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

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

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

莫訓大於義乖矣省少也音所領反然亦遠斥候未

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

師古曰簿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

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師古曰猝而其士亦佚樂師

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

曰佚與逸同逸樂謂閑豫也

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

古師

多樂從而苦程不識

師古曰苦謂厭苦之

不識孝景時以數直

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

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

軍

師古曰韓安國

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

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

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

時傷置兩馬閒絡而盛之

○宋祁曰越本無之字

臥行十餘里

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

師古曰音五

係反暫騰而

上胡兒馬

師古曰騰跳躍也

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

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

師古曰且

行且射也

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

爲虜所生得

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

當斬贖爲庶人數歲與故

頰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

師古曰灌嬰之孫

名疆嘗夜



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

○宋祁曰南本飲作欲

還至亭霸陵尉

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

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

○宋祁曰越本作隴

西殺太守敗韓將軍

蘇林曰韓安國

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

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

俱

衛古曰奏請天子而將行

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服虔曰式撫車之式以禮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載振旅撫師以征不服

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

萬物伏

師古曰竦驚也

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憚乎鄰國

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憚猶動也蘇林曰陳留人語恐言憚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憚音徒濫反夫

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

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師古曰指意也

將軍其率師東

轅彌節白檀

孟康曰白檀縣名屬右北平李奇曰以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俾反

臨右北平盛秋

師古曰盛秋馬肥也廣在郡匈奴

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

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

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

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爲郎中

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

中首虜率爲侯者

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若于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

文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

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

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

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

恐廣迺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

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爲圍陳



外鄉

師古曰鄉讀曰嚮

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

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張滿之不發矢也而廣

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

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大黃參連弩

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閒也大黃其大者也師古曰服晉二說是也

殺數人胡虜益解

會暮吏士無人色

師古曰言懼甚

而廣意氣自如

師古曰自如猶云自如

益治軍

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

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

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弗能追

師古曰罷

讀曰疲

是時廣軍幾沒罷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宋祁浙本及越本並無罷字

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自當亡賞

師古曰自當謂爲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

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

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爲輕

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

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爲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樂侯是功臣表誤也

元狩二年代公

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

師古曰在下輩之中

各聲出廣下

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

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云自漢擊匈奴廣未嘗

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

張晏曰妄猶凡也

材能不及中

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

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

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

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

師古曰恨悔也

廣曰吾爲隴西

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

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迺將軍所以不

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

分其戲下

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

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

財終不言生產事爲人長爰臂

如淳曰臂如援臂通肩也或曰似當爲緩

臂也師古曰王國風苑爰之詩其善射亦天性雖子



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呐口少言

師古曰呐亦訥字

與人居

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

如淳曰爲戲求疏密

持酒以飲不勝者也

將兵乏絕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

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

師古曰苛細也

士以此愛樂爲用其

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

師古曰度音待各反中音

竹仲反

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

數爲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

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

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

之

師古曰走趣也音奏

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

師古曰并合也

合軍而同道也

東道少回遠

師古曰回遠也曲也音胡梅反

大軍行水草少

其執不屯行

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也

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

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

師古

曰言始陳冠 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

師古曰致死 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孟康曰奇

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爲奇不耦師古曰

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音所角反奇音居

宜反○宋祁曰數南本術本並所具反予按師古是

孟說自自然音所具反音所角當從如說未有解從孟

而音從如也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是

可判其繆焉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不勝敵也

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

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

從大將軍此傳誤也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

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

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衛青行軍府○曰急詣

部如書兵皆劉歆曰莫府張敖監平樂兵置莫府是矣大

將軍既不許廣難面不從故但封書與廣之莫府使

奉行耳及後急責廣之莫府亦是○劉奉世曰此莫

府廣軍之莫府曹吏文書所在也廣見大將軍未肯

去青徑封書與廣莫府令如書也與之莫府者猶言



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趙

食其也食音基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大將

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

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

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因問廣食其

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

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師古曰簿

文狀也音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

簿劉奉世曰此兩莫府亦廣之莫府也廣見青已

又旁責廣之莫府曹史令上簿故廣云至莫府謂其

我今自上簿然後退至莫府乃自剄耳

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

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

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

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

曰知謂素相識知也

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三子

曰當戶椒敢皆爲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

師古曰嫣音偃

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爲能當戶蚤死乃拜椒爲

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

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

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墺地

一畝葬其中

師古曰墺音人椽反

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

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

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

軍青之恨其父

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

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

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

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

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

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



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居歲

餘去病死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

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

應師古曰言長其勇氣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懸下圈中未

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纍欲刺虎師古

曰落與絡同謂當時纍絡之而下也纍索也音力追反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

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

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

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

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

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

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

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

三萬騎出酒泉擊左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

將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殿叩頭自

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

虎射命中師古曰扼謂捉持之也命中之者所指名處卽中之也扼音厄願得自當

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于山前以分單于兵毋令專

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曰嚮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

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須騎也臣願以少擊衆

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

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

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

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



禽也

師古曰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雞

書奏上怒疑陵悔

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

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鈎營之

道

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

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

鄣

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脩築別置鄣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至東

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

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

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

何

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因騎置以聞

謂師古曰騎置也所與博德言者云

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

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

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拜步樂爲

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

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

盾後行持弓弩

師古曰行並音胡剛反

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

聲而止

一名錫錫音濁也

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

搏戰攻之

對戰也

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

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

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

師古曰抵當也

至也其下亦同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

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

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曰軍中豈有女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

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

婦大匿車中

宋祁曰大字南本浙本並作伏

陵搜得皆劍斬之明

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

五日抵大澤葭葦中

師古曰葭即葦也音家

虜從上風縱火陵



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

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及也南行

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

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

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

張晏曰三十秦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秦音去

權反又音眷○劉敞曰三十弩一弦三十秦一臂皆

無此理妄說也蓋如今之合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

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

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

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

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

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

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

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  
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

白爲幟

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

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成安侯

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

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

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

師古曰且戰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

讀曰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

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

師古曰鞬音丁奚反

百五十萬

矢皆盡

○宋祁曰越本百字作一日

卽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

斬車輻而持之

徒師古曰徒但也

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

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

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入因山隅

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

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山

營

蘇林曰奉衣卷裹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褻也

止左右毋隨我

丈夫一取單于耳

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

良久陵還大息曰兵

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



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遠天子客遇之況

於將軍乎

宋祁曰浙本客作容

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

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

足以脫矣

宋祁曰南本浙本復字下有人字須得

今無兵復戰

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

天明坐受縛矣各鳥

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

師古曰脫免也音令軍

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

如淳曰半讀曰片或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

片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

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

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

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

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

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

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

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

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也師古曰殉營

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積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

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謂服虔曰媒音欺

曰媒酒教孽麴也謂釀成其罪也師誠可痛也且陵

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轆戎馬之地師古曰轆踐抑數

萬之師虞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

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

音去權反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

首音式救反○宋祁曰南浙兩本冒音莫寇反首音

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

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敗也彼之不死宜

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初上遣貳師大軍



出財令陵爲助兵

師古曰財與纔同謂淺也體也史傳通用字他皆類此

及陵

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

陵游說

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

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

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

令老將生姦詐

孟康曰坐預詔疆弩都尉路博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

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

杆將軍公孫敖

孟康曰因杆胡地名也師古曰杆音于

將兵深入匈奴

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

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

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

師古曰取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

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

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

曰者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

宋祁曰浙本無少字只云李卿下同

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

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

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闕氏單于

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迺還單于壯陵以女妻

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爲王而生其

也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

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

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

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

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

人師古曰故人謂舊與相知者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

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

語卽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而數數自循

前漢書卷五十四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其刀環

師古曰循謂摩循也

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

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

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來到反

兩人

皆胡服椎結

師古曰結讀曰髻撮之髻其形如椎

立政大言曰漢已

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

師古曰言天子年少

霍子孟上

官少叔用事

師古曰子孟光之字也

以此言微動之陵墨

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

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

師古曰言甚勞苦

霍子孟上官少

叔謝女

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

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

師古曰恙憂病

也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

少公

師古曰呼其字○宋祁曰字字一作呼

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

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

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

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

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

陵曰丈夫不

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

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

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

侯服虔曰越信也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

官有三子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都尉宋祁曰南本騎作駙馬

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竝爲郎稍遷至移中廡監

師古曰移中廡名爲之監也移音移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

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

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且音子闐反

鞮音丁奚反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

老之稱行音胡浪反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

前漢書卷五十四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

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

師古曰假

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爲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

募士斥候百餘人俱

師古

曰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爲斥候者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

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緡王與長水虞常

等謀反匈奴中

師古曰緡音工侯反

緡王者昆邪王姊子也

師古

曰昆音胡門反

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

師古曰從

趙破奴擊匈奴兵敗而降

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

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

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

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

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

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

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

師古曰被執獲也

單于使衛律治其

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

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

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迺死是爲更

負漢國故欲先自殺也重音直用反

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

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

臣瓚曰胡官之號也

卽謀單于何以復加

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

宜皆降之單

于使衛律召武受辭

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

武謂惠等屈

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

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爲坎置燼火

師古曰燼謂聚火無焱者也音於云

反焱音覆武其上

師古曰覆身於坎也覆音芳目反

蹈其背以出血

武氣絕半日復息

師古曰息謂出氣也

惠等哭輿歸營

宋祁曰浙本

哭作共

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

益愈單于使使曉武

師古曰諭說令降也

會論虞常欲因此時



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

曰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

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

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

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

如此師古曰彌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

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

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

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

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

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

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

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不肯降明矣欲令

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

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舊

而空者也音工孝反絕不飲食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飲天雨雪武臥齧

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音實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

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音丁奚反乳音人喻反○宋

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

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反乳音人喻反○宋

下疑有羊字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

上廩食不至師古曰無掘野鼠去山實而食之蘇林

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

師古曰蘇說是也山古草字去謂藏之也音丘呂反

武掘野鼠得即食之其草食乃頗去藏耳杖漢節

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

弋射海上師古曰軒音居言反武能網紡繳檠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

可以弋射檠謂輔正弓弩也繳音斫檠音警於軒王

又音巨京反○宋祁曰網字上疑有結字

前一漢書卷五十四列傳五十一中華書局聚



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

劉德

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囊小口大腹方底

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晉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

翼受二斗所曰服匿師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

古曰孟晉二說是也

盜武牛羊師古曰令音零丁令

武復竊厄初武與李

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

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

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虚心欲相待終不得

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

車服虔曰武兄嘉從至雍棧陽官扶輦下除張晏曰主扶輦

曰除謂門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師古曰刎

頭也音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張晏

武粉反第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舩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爲騎

賢在黃門者駙副也金日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

驛傳曰養馬於黃門也

也

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

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  
不幸師古曰不幸亦謂死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

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

可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人命短促亦如之何久自苦如

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

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

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

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

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

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

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

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

前漢書卷五十四列傳



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師古曰效致也陵見其至誠喟然

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

衿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陵惡自賜武師古曰謂若不己

武夸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

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者李奇曰匈奴邊境羅

落守衛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

千餘里各居其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

屯區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

曰匈奴邊境為候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

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言太

說皆失之區讀與甌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言太

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

旦夕臨師古曰鄉讀曰嚮數月昭帝即位劉敞曰數月字當

屬上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

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過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

浙宋祁曰江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

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  
如惠語以讓單于師古曰讓責也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

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

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

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陵罪師古曰贖寬也全其老

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欲劫單于如

曹劌劫齊桓公柯盟之時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

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

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

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

已死雖報恩將安歸師古曰隤墜也音大回反○陵

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謂集聚也前

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

前漢書卷五十四列傳七一中華書局聚



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爲勿非也○宋祁曰物當從南本作

沒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

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

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

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

音芳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

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

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

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

失予燕王謂條錄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

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

寬屈故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顯權自

恣師古曰顯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

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

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

與計謀立宣帝

師古曰讀作預

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

帝以爲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

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

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

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

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

侯

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

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

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

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

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



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  
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

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

於麒麟閣

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以爲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

何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

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

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頤侯韓增

宋祁曰次頤或作維

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

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

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

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

甫焉

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

爲名臣皆比於方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

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

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

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

荀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

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

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招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

有所感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

忌○宋祁曰南本代作世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

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蘇武有之矣



前漢書卷五十四

前漢書卷五十四考證

李廣傳隴西成紀人也○臣召南按成紀縣漢初屬隴西郡至元光以後置天水郡改屬焉故志載成紀于天水下而此傳曰隴西成紀人也

因抱兒○茅坤曰史記作因推墮兒是

彌節白檀○顧炎武曰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

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注孟康曰太公陷堅却敵以大黃○臣召南按注太公下應有六韜曰三字此刊本訛脫也

而令廣并于右將軍軍出東道○臣召南按後文注右將軍趙食其也應在此文下

李陵傳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胡三省曰志敦煌龍勒縣有龍勒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旣民田蓋其下流至浚稽山下臣召南按陵出居延遮虜障此龍勒水當在居延塞外直北沙磧中故下文



曰陵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不當以西陲  
敦煌之龍勒縣實之也且志言有丘置水不云卽  
龍勒水胡氏地學極精而此條則誤

百五十萬矢皆盡○臣召南按百字通鑑作一日然  
則司馬溫公所見本與今本不同也

坐預詔之注孟康云云○胡三省曰注非也帝意旣  
悔追思前事以爲當陵發出塞之時方可詔博德  
繼其後以迎陵軍乃于陵未行時預詔之使博德  
差爲陵後距得生姦詐上奏而遂令博德別出西  
河致陵軍無救也

蘇武傳乃徙武北海上○臣召南按北海爲匈奴北  
界其外卽丁令也塞外遇大水澤通稱爲海唐書  
地理志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堅時馬  
行八日可渡海北多大山卽此北海也今日白哈  
兒湖在喀爾喀極北鄂羅斯國之南界

賜武馬畜服匿穹廬注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臣  
宗萬按南齊書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

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  
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觀器底有字髣髴如澄  
所言可以證孟康晉灼二注

陵惡自賜武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今人送物與  
人而託其名于妻者往往有之其稱賜者陵在匈  
奴已立爲王故也云惡自賜武蓋嫌于自居其名  
耳師古注非

凡隨武還者九人○臣召南按此專記武官屬耳匈  
奴傳言有馬宏者前以副使使西域爲匈奴所遮  
不肯降至是與武並還漢

迺圖畫其人于麒麟閣○胡三省曰閣在未央宮中  
圖畫功臣自此始

前漢書卷五十四考證









